

红 领 巾 书 架

普通一兵

GE MING YING XIONG ZHU YI CONG SHU

帕·茹尔巴 著 孙广英 译



21 世纪出版社

普通一兵

帕·茹尔巴 著
庞 译

21世纪出版社

红领巾书架

书 名：普通一兵（少年版）
作 者：帕·茹尔巴
改 写：凌 天
责任编辑：吴思政
装帧设计：毛加农
封面画：汪晓曙
插 图：吴吉仁
出发 行：21世纪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5号）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江西新华印刷厂
开 本：787×960mm 1/32
印 张：6.5
字 数：10万
版 次：1991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1—15,000
定 价：2.55元
ISBN 7-5391-0432-5/I·118

邮政编码：330002

（21世纪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顾 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太华 吴运铎

杨 沫 张会村

段火梅 倪少成

黄定元 温新华

主 编：熊向东

副主编：汪述荣 高学棻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邓宗觉 汪述荣

吴 海 杜 林

林 俊 高学棻

黄庆来 熊向东

主要人物表

亚力山大·马特维耶维奇·马特洛索夫（萨沙）
马卡尔老爷爷——“红色游击队员”集体农庄庄员
儿童教养区的学童：

季莫什卡·叔金

维克托尔·恰依卡

勃雷兹金

叶廖明

伊格纳特·克雷柯夫

莉季亚·弗拉西耶夫娜——儿童教养区的教员

克拉夫楚克——儿童教养区的辅导员

谢尔盖·李伏维奇——儿童教养区钳工机械车间的
领班

切特维尔托夫——儿童教养区的辅导员

叶夫盖尼亚·伊万诺夫娜——儿童教养区的图书管
理员

琳娜——马特洛索夫的女友

阿法纳西耶夫——第二营营长

克里姆斯基赫——副营长，营政治部主任

阿尔丘霍夫——连长

玛尔特·凯得罗夫——连党支部书记，事务长

柯拉勃列夫——排长

瓦利亚·谢皮查——女卫生员

连队战士：

亚力山大·伏朗诺夫

亚力山大·马克耶夫

米哈依尔·达尔巴达耶夫（米什卡）

彼得罗·安托辛柯——马卡尔老爷爷的孙子

帕沙·柯斯特廖夫（帕什卡）

米哈斯·别列维奇

目 录

一、罂粟为什么开红花·····	(1)
二、保育院·····	(17)
三、儿童教养区·····	(23)
四、禁闭室·····	(34)
五、“困难，但是有趣味”·····	(41)
六、战争·····	(52)
七、友谊·····	(61)
八、爱情·····	(73)
九、步兵学校·····	(86)
十、前线的日常生活·····	(94)
十一、行军的路上·····	(103)
十二、侦察·····	(122)
十三、洛莫瓦特大松林·····	(136)
十四、黑林子争夺战·····	(149)
十五、为了祖国！为了斯大林！·····	(162)
十六、马特洛索夫式的战士们·····	(184)

一、罂粟为什么开红花

萨沙^①生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城，很早父母就都死了。父亲是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冶金工厂的工人，因为他响应党的号召，协助农民联合起来组织集体农庄，在偏僻的乡下被富农杀害了。两年后母亲也死了。他由祖母抚养。祖母会讲许多故事，常带他去看第聂伯河，给他讲述祖父——第聂伯河上勇敢的领港员的故事，并且尽她的能力，监督他在学校里的学习。后来祖母也死了。在乌拉尔什么地方还有一个姨母，但是萨沙从来没有看见过她。

.....

有时候，萨沙孤孤单单地在市集上的摊贩的棚子下面发愁，寻思着：为什么院长认为一定是他拿了蜂蜜，并且为什么不信任他的诚实话呢？是不是因为萨沙没有隐瞒自己的怒气而激烈地反驳了那些不公允的指控呢？但是萨沙所采取的态度根据的是

①本书主角亚力山大的简称

祖母的教导：“孤儿像路旁草，什么人都可以践踏。但是你不要弯腰。不是弯腰的时候。人们欺侮你，你不要屈服。”

萨沙从保育院逃出来了。在遇到季莫什卡以后，他就不再因为思念保育院而苦恼了。季莫什卡·叔金初看是很可笑的，满脸雀斑，生着一脑袋火红的头发，十分丑陋，但是却灵活得像一条泥鳅，同他这样的人在一起绝不会有差错。他拼命地闪动着两只眼睛，向萨沙讲着在帕米尔的什么地方的神秘的金刚山。他讲得那么诱人，萨沙听得出神。

“我知道到这座金刚山去的秘密道路！我的爷爷什么都对我讲过了！那座山的山洞里的宝石真多，人们刚一点着火亮，那些彩色的发光宝石的光立刻就把人的眼照瞎了。可是，我爷爷教会了我先用什么水洗眼睛，这样，到那个山洞里眼就瞎不了。所以咱们可以有十分把握。咱们愿意拾多少宝石就拾多少，每一小块宝石的价值都在一千卢布以上。咱们把这些宝石运到莫斯科，交给政府，讲一讲金刚山的情形。所有的报纸都会登载关于咱们的消息，并且印上相片！学者们也会把咱们认作勇敢的探险家。他们会带咱们去作长途旅行。咱们就可以到高加索，到巴西，到新加坡！”

萨沙很早就十分想游历，他想登一登高加索和帕米尔耸入云霄的高山，看一看山颠的湖泊和喀

拉·库姆大沙漠，看一看大洋中的轮船以及无法通行的森林。他如饥似渴地读着关于著名旅行家们的书籍，准备步行走几千公里，坐在轮船的货舱里，躺在火车车厢底下的工具箱里，或者站在特别快车的脚凳上飞驰，叫风在耳边呼呼响。

但是萨沙不知道应该怎样开始自己的旅行，也不知道路上吃什么才不致饿死。而且，任何车站上的民警都可能把他扣留住，送他到保育院去。然而，萨沙却和季莫什卡勇敢地离开了故乡的城市。这样，他们的流浪生活便开始了。

他们钻进一辆快车车厢底下的两个工具箱，来到了扎波罗热站。萨沙爬出自己的工具箱去找点水喝。他一边在月台上走，一边左右张望着，贪婪地呼吸着新鲜空气。他全身都被那狭窄的箱子壁碰得青一块紫一块的，觉得很疼，口中又干又苦。舌头被尘土弄得像粗糙的呢子一样硬，他沿月台走着，一边享受着新鲜空气，一边想着这次艰苦的旅行，却没有注意看人们。

突然，一个像萨沙一样满身尘土的男孩子，像箭一样顺着站台飞跑过去，一边跑一边喊：

“快逃！”

萨沙看见一个民警和一个乘务员正在打开每一车厢下的箱子，于是他也跑起来，并喊着：

“季莫什卡，爬出来！”

但是已经晚了。

车站上的钟声响过了。人们急忙回到车厢里去。车开了。萨沙从仓库后面看着开动的火车，心里委屈得厉害：嗜，被丢下了！季莫什卡怎么办呢？他是走了呢，还是被民警捉去了呢？

萨沙不敢再回车站，怕被捉去。那里已经有几个流浪的孩子被民警扣住了。他小心谨慎地藏在一堆煤后边，开始观察车站上的情形。什么地方也没有季莫什卡。

忠实的小朋友这样突然地丢掉了，真冤枉！

现在这饥饿的、像风一样到处游荡的萨沙到什么地方去呢？显然，无依无靠的孩子在这里无法生活下去。他甚至已经饿得心慌了。是不是要到临近的乡村去呢？那里总会有人给些什么吃的。不然在菜园子里或果园子里也能弄点什么吃……

他出了城，沿着第聂伯河岸走着。

已经离城很远了。一望无际的草原展得越来越宽阔，一直消没到地平线上颤抖着灰白色烟雾中去。他光着的双脚被烈日烤焦了的大地烫得发疼。岸旁有许多小土井，看来是牧人们掘的。他屡次俯下身，狠狠地喝泉水。

他饿得更难忍了。他试着吃草。萨沙知道，白芷和波罗门参的茎以及酸模的叶子是可以吃的。但是现在，在夏末，白芷和波罗门参的茎都像麻绳一

样硬了，而酸模又涩又苦。

远处田里传来了联合收割机和割草机的轰隆声以及人们愉快的欢乐声。但是萨沙却躲开人走：人们都流着汗，劳动着，向他们乞讨是可耻的。

山坡下忽然展开了一片大果园，沿着第聂伯河岸很宽一片都是果树。疲惫不堪的孩子乐极了，急忙向果园跑去。他在一道很深的壕沟旁边停了步，从密茂的山楂丛间窥探着果园——惊得发呆了。他眼前突然现出了仿佛神话中的奇观，因此他当时像被钉住一般站着不能动了。那么多的苹果、梨、李子，他的眼睛都看花了。从园子里吹过来一阵凉风，送来了梨、苹果、甜瓜、蜂蜜的香味。

他仔细听了一下。很静。只有蜜蜂嗡嗡飞着，蝈蝈吱吱叫着，再就是偶尔有苹果坠地的声音。萨沙再也忍不住饥饿，就从稠密的山楂丛做成的围篱中钻到园子里。他急忙从地上抓起一个苹果，咬了一口。苹果生虫子了。他抱住梨树一晃，十几个黄红色的大梨就掉在割过了草的草地上。他慌慌张张一面贪婪地吃着那些香甜多汁的大梨，一面把它们往怀里塞。

“站住，要不我就开枪！”忽然听到了这样一个严厉的喊声。

一位穿着麻布长衬衫、戴着宽边麦杆帽的白须老人，站在二十步远的地方，枪口对着他。

“你是谁家的？”老头子问。

“谁家的也不是。”

“胡说，我知道你们这样的东西。有爹妈吗？”

“没有，我自己给自己当家。”

老人很惊奇：

“啊哈，好个当家的！比瓦罐子只高二寸。你为什么还不哭呢？”

“不会哭，……老爷爷，放了我吧。”

“别多说废话。走，到那边的小房去。你在前面走，我跟着。你已经是被捕的犯人了，明白吗？”

“老爷爷，”萨沙看到老年人很衰老，胆子壮了一些说。“放了我吧，反正我是要逃跑的。”

“你要跑——我就开枪。明白吗，小伙子？”

“我怎能不跑呢？”

老爷爷最初的打算是揪住这个胡闹的男孩子的耳朵，像他自己小的时候钻进别人园子里被人揪住了耳朵那样；但是这个孩子很伶俐，很勇敢，老爷爷很喜欢他，一种对他的怜悯之情触动了老年人的心。他想：“他一定是饿呀，像个没奶吃的小狗一样。”

老年人有一种压制不住的愿望：他总想和什么人谈谈自己在晚年所得到的新的愉快的感觉，但是却找不着和他谈话的人。老年人觉得惊奇的事，集体农民们早就不以为奇了。但是同这个无家的孩子

却可以尽量谈谈。

“你听我说，小伙子，你要是不逃跑，我就给你吃蜂蜜、甜瓜和你在这里看见的一切东西，让你吃个饱。我们不希罕这点东西。我们什么东西都多得很。但是做贼，像那些寄生虫和雄蜂一样什么事也不干的人，我们却要消灭掉，……走吧，到小房去。”

“您给我吃完东西以后，还怎样办我呢？”

“我和你说一会儿话，就放你走。相信我的良心，我一定放……你若愿意，在这里睡一夜也行。咱们烧一堆火，我讲个故事给你听。我叫马卡尔老爷爷。”

萨沙犹豫起来了。老爷爷是不是想要开什么恶毒的玩笑呢？不会把他送进监狱吗？可是暂时还得听从老爷爷，不然的话他要放枪的。而且也饿得实在忍不住了。

男孩子被老爷爷押着向前走，眼馋地望着那无数的鲜果，并且不信任地瞟着老爷爷。

小房里，在干草上放着成堆的苹果、梨、西瓜和一个切开的、汁多肉厚、粉红色瓢的大甜瓜。蜜蜂围着一个用毛巾盖着的蜂蜜罐子转。诱人的香味使萨沙的头旋转起来了。他仍然在不信任地四面望着，仿佛要等待一个合适的时候逃走。

“孩子呀，”老爷爷微笑着说，“赶快来吃

吧。喜欢什么就吃什么。”

喜欢什么？！萨沙饿得那个样子，恨不得一下子把所有的东西一齐抓起来。但是他为着表示庄重，就把眼睛从诱人的食物上移开。

“我不饿。”

“你说谎，看眼睛我就知道。吃吧，孩子，吃了长得壮，不要不好意思。我自己从前也是这个样子。”老爷爷递给他一个面包。

萨沙为着保持体面，固执了一会儿，但是他再也忍不住了，就抓起食物来。

“吃吧，吃吧，小宝贝，”老爷爷说，“我看你穿得这样破烂，身子这样瘦弱，很像挨打受气的样子。恐怕还没有人好好地对待过你吧？你像荒草里生着的一棵小苗一样。我，马卡尔爷爷，已经活了一百多岁，我知道：人活着应该让别人因为有你活着而得到益处。可是你却想偷。我也算捉了一个强盗。应该凭良心活着，良心是人民的眼睛，所以你也应该凭良心为人民服务。明白吗？”

“我明白，老爷爷，”孩子嘴里填得满满的，眼睛由于惊奇而瞪得很大，答道。“我明白，……让别人因为有你活着而得到益处。”

“好好记住这句话吧，这是世界上的真理。许多人为着这句话而奋斗，连死都不怕呀。”

“我一定记着，老爷爷。”

“那就好，我的好孩子……你要喝克瓦斯^①，还是喝牛奶？我有一个罐子在井里吊着。那里的水像冰一样凉。也许你能在园子里找到一串早熟一些的葡萄……”

萨沙吃得太饱，站不起来了。他斜倚在清香的干草上，吸着水果、薄荷、洋苏、香草等等的香味，惊奇地看着阳光照耀着的果园。这里的一切都是不平凡的，美丽的，仿佛在神话中一样。很静，连一片小树叶都不摆动。在暗绿色的密叶中间，发红了的苹果是那么多，看去好似人们故意把它们那么稠密地挂在那里一般。偶尔也有熟透了的沉重的苹果落在地上的声音。

看，那边枝头上落着一只长喙的鸟，正在阳光下玩弄着花羽毛。

“这里多么好啊，老爷爷！”萨沙还没来得及把新印象好好思索一番就这样说道。“看那些花，多么好的花呀！”

老爷爷一个一个地念着花的名字：高丽菊，少爷花，剪秋罗，矢车菊……

“姑娘们种的。她们说，爷爷，让这些花在你的小房旁边开吧，好让你快乐。她们真胡涂！难道我的快乐只能在小房旁边吗？我的快乐像草原一

①克瓦斯是一种用粮食做的有酸味的饮料。

样，像天一样，是没有边界的。”老爷爷想了一下，犹豫不决地问道：“喂，孩子，你怎样生活呢？你有亲人吗？”

萨沙皱起眉来。想起亲人来他就很难过。

老爷爷善意地笑了一下：

“也许你是一个没有亲属和家族的游荡汉吧？”

萨沙的自尊心受了伤害。他马上反对：

“我不是没有亲属和家族的。”于是简略地讲述了他的父亲是谁，在什么地方工作，被什么人杀害了。讲了他的母亲和祖母，然后就沉思起来。

老爷爷开始可怜他了。

“不要紧，孩子，不用发愁。世界上的人多极了。你错不了！”

但是萨沙却紧紧地咬着嘴唇，望着果园，听着鸟鸣，不做声。

马卡尔爷爷看着愁眉不展的萨沙，后悔不该询问他的亲属。

“你怎么啦，萨沙，不吃，也不说话？也许你想要吃甜瓜或是西瓜吧？吃吧，好孩子，我给你唱一个好听的歌。”

老爷爷拿起琵琶来，粗糙的指头在响亮的琴弦上滑过去，微带嘶哑的声音很有精神地唱道：